

让希望成为一种戒不掉的习惯

叫我第一名

全美最佳教师感动千万人的自我奋斗课

(美) 布拉德·科恩 丽莎·维索基 合著
于海游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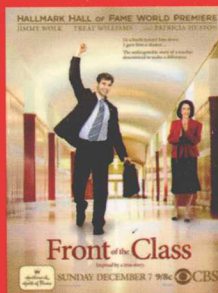


与其诅咒黑暗

己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
励志历程感动千万观众

美国总统、奥普拉俱乐部、全美名校校长联合推荐



中信出版社·CHINACITY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叫我第一名/ (美) 科恩, 维索基合著; 于海游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4

书名原文: Front of the Class

ISBN 978-7-5086-2669-7

I. ①叫… II. ①科…②维…③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1072号

Front of the Class by Brad Cohen with Lisa Wysocky

Copyright ©2005,2008 by Bradley Richard Cohen and Felicia Wysocky

The translation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Martin's Press,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发行销售

叫我第一名

JIAO WO DIYIMING

著 者: [美] 布拉德·科恩, 丽莎·维索基合著

译 者: 于海游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0千字

页 数: 288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5902

书 号: ISBN 978-7-5086-2669-7/I·197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author@citicpub.com

序 言

我叫吉姆·艾森莱赫，是一名前职业棒球手。我和布拉德·科恩一样，患有妥瑞氏综合征这种神经性疾病，它所引发的重复性的声语型和肌肉型抽动会使人精疲力竭——这种症状称为抽搐。我和布拉德初次见面是在一次全国妥瑞氏综合征大会上。那时他刚刚二十岁出头，我们同在一个青年小组中。我被他的泰然自若、他的自信，以及他对教育的执著所倾倒。早在当年，我对布拉德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坚定、上进心极强的年轻人。布拉德在谈话时，声语抽搐明显而且频繁，对听众造成严重干扰。如果是我的话，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像他一样常常激情澎湃地进行公众演说。但是布拉德克服了所有症状，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并致力于向人们宣传和普及这种疾病的常识以赢得社会的理解。

初次谋面，我和布拉德便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的病都是在六七岁时初现端倪；我们都曾被误诊，都曾在学校里窘迫不堪，都曾被其他孩子无情地捉弄。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都拥有了一个实现自我超越他人的领域。对我而言，这个领域是体育，我的运动事业在

随佛罗里达马林鱼队夺取世界职业棒球联赛冠军时达到顶峰；而对于布拉德来说，这个领域是他的领导才能以及他和身边每个人都能相处融洽的超凡能力。布拉德在谈话时，句子中间常常夹杂着奇怪的噪音，但他毫不在意，并不为此感到尴尬和局促，于是他的听众便也很快忽略了这些干扰。

尽管我和布拉德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下达这些奇怪的指令，支配出如此奇怪的行为，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我们沦为疾病的受害者；但是，布拉德和我还有一点共同之处：我们都致力于妥瑞氏综合征的普及宣传，并热衷于为其他同病相怜的患者提供帮助。我一直是全国妥瑞氏综合征协会的发言人，并且在1996年，我创办了吉姆·艾森莱赫基金会，帮助患有该疾病的孩子们在成长中有所作为。布拉德已经成了一名出色的老师和孩子们优秀的榜样。现在，他与合著者丽莎·维索基一同写出了这本书来讲述他精彩的故事。

布拉德在生活中取得的巨大成功，依靠的是他在设定和完成自己非凡的目标中，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决心。他能够高瞻远瞩，并且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绝不放弃。布拉德·科恩从不让疾病牵绊住自己前进的脚步。在生活遇到挫折时，我们都应当想到他。布拉德的故事之美，在于这是一个为失败者、为所有在生活中跌倒过的人、为所有感到生活超出负荷的人所写的故事。布拉德·科恩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我希望对于广大读者也是如此。

吉姆·艾森莱赫

2005年1月

自序

妥瑞氏综合征是一种脑部神经紊乱造成的疾病，会引发无法自控的声语型和肌肉型抽搐。这就是说，根据所处环境的不同以及感受到的压力大小的不同，我会发出一连串响亮的“哇，哇，哇”的叫声，或者一分钟发出好几次“呜呜”的叫声。发病时我的面部相对僵硬，身体其他部位则像痉挛一样抽动。由于我有生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抽动并发出这些响亮而又不受控制的怪声，我遭到过很多次嘲弄甚至殴打，还被老师们从课堂里赶出来。20世纪80年代时，医生们对神经性疾病知之甚少，而民众甚至对这类疾病闻所未闻。作为一个孩子，我甚至听到大人们公然推测我是否被魔鬼附了身。今天，人们仍然常常在购物中心对我侧目，而看电影或者听音乐会对我来说则几乎完全不可能，约会也是困难重重。我是全美国十万名全面性妥瑞氏综合征患者中的一个。

如果你能想象我的样子，那就请你再想象一下，就是我这个样子，我不仅要得到一份工作，还要把一份为人师表的工作做得出类拔萃，这是何等的难度啊？由于我在成长中未能得到同伴和老师的支持和理解，你可能认为我会选择一份安静的可以在家完成的工作——以便远

离人们无理粗鲁的注视。但是，我自己的遭遇却点燃了我想要成为一名老师的愿望，我要成为一名乐观、善于接纳，我自己从未有幸拥有过的老师。当然，事与愿违是经常的，最初对我进行面试的24位校长都不愿录用一个患有我这种病的人。

事实上，我渐渐明白了疾病并不总是障碍；它也迫使我学会了应对的能力，这种能力使我深信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教学水平高而又富于同情心的老师。由于疾病使我在童年时总是落单，我相信能够维护孩子们日常生活的福祉是一名老师所能具备的最优秀的技能。今天，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我的病是长随我左右的同伴，没有它，我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我曾经挣扎过么？当然。我得到了回报么？的确。

我是这样想的：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视角，或是感到“比上不足”，或是感到“比下有余”。早些时候，我便感到自己的生活可以说是幸福满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有些缺陷，比如我的，更容易被世人所见。另外的缺陷，例如恐高、缺乏自信，或者阅读障碍，则比较不容易为人所见。无论情况如何，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够使广大读者受到鼓舞。我希望我的故事能使你们认识到，无论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或缺陷，你们都有机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总而言之，我希望能以我的绵薄之力，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希望大家能与我一道，一步一个脚印地改善我们这个世界。教育是必要的，无知并不是福。为了那些仍然未受关注的人，请把我的故事告诉你身边的人。谢谢。

布拉德·科恩

2005年1月

目 录 CONTENTS

FRONT OF THE CLASS

I 序言

III 自序

- 001 第一章 从小就是捣蛋王
- 019 第二章 身体里来了一个“魔鬼”
- 033 第三章 我不想变成像他们那样的人!
- 049 第四章 踏出第一步:我的成人礼
- 063 第五章 来自校长的珍贵礼物
- 076 第六章 积聚起每一点自信来面对高中生活
- 090 第七章 前往大学的荆棘路:我是不一样的
- 107 第八章 离梦想越来越近:初涉讲坛
- 125 第九章 找工作的噩梦开始了
- 153 第十章 24次面试, 24次拒绝

170	第十一章	我的第一份工作：挑战与惊喜
190	第十二章	成为全美最好的老师
211	第十三章	最难忘的学生：希瑟的生命接力赛
230	第十四章	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
243	第十五章	希望是很难戒掉的习惯
259	尾声	
267	附录	给妥瑞氏综合征和其他残障人士的 一点儿生活建议

第一章 从小就是捣蛋王

我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长大，就是“大拱门”^①和红雀棒球队的故乡。我的父母诺曼和艾伦在我非常小的时候便离了婚。我那时候实在太小，小到根本不明白他们离婚对我会有什么影响。当然，父母离异也确实对我没什么影响。后来，当我长大一些明白父母已经离异时，便已觉得生活本就如此了。

如果说那时我是个非常活跃的孩子，那简直是太客气了。在购物中心里，我和我弟弟杰夫在一排排衣服展架里乱钻，在一条条购物通道上猛跑，男孩子童年时旺盛的精力基本上把母亲折磨得精疲力竭。但是，我和我弟弟的疯闹程度可是差着级别的。比我小一岁半的杰夫是典型的不服管束，他除了有时候闯祸会让人头痛以外，还是和大多数孩子没什么差别。

①大拱门，Gateway Arch，位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紧邻密苏里河，是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建筑。地理位置上，有点类似中国的西安。从此往西去，就有点“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觉了。——译者注

而我呢？却是精力旺盛得更加疯狂。我寻求刺激的方式和杰夫比要出格得多，应激性也高得多。到了小学二年级时候，我无休止地亢奋多动理所当然已经是家人的一大担忧。母亲觉察到我的状况有些反常，和杰夫小孩子式的闯祸完全不同，我的问题一定有着更深层更严重的诱因。

那个时候离后来互联网的出现还有相当的时日，所以母亲便无处去为她的疑问和恐慌寻求解答和慰藉。而当时，应对这类情况的社会资源也寥寥无几。在此期间，我的症状逐渐恶化，恶化到母亲和弟弟感觉我在家里好像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因为我发病时，判若两人，虽然从外表来看，我还是我，但我此时行为古怪，时不时地就会发作；对于这些，我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和很多同病相怜的人一样，我注意力持续时间短，也有轻度的强迫症（很多妥瑞氏综合征患者都同时患有注意力缺失症（AD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①，

① 注意力缺失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简称 ADD）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 ADHD）的俗称是儿童多动症。患病儿童注意力不集中，活动过多，还有的孩子表现为：冲动任性、顶嘴冲撞、不合群，缺乏自我克制能力或者行为幼稚、怪僻、无目的，以及贪玩等。——译者注

或强迫症(OCD)，所以当我面部开始抽搐，行为开始逆反时，我的注意力也就极度涣散无法集中。

我们一直跌跌撞撞地挣扎，走一步算一步。

由于父亲平时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我那些突然性的发作，他随即就像对待那种惹人厌烦的小孩一样，对我彻底不抱希望了。这样一来，他便用不着扪心自问他的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用不着触及原因背后那些会令他无法面对的为什么。我明白我的举动令他既尴尬又失望；和理想中的长子——那个所有父亲都在脑海深处勾勒过的优秀形象相比，我绝对是个不合格的次品。他对我总是怀着一腔怒火，并且还时不时大发雷霆，这样一来，我们便完全失去了任何共享父子天伦的可能。他常常离我远远的，因为他总是在为了我又一次的闯祸而愠气。

作为成年人回首，我确信父亲当时也多少是无助的。他那时，只有周末，在他试图和妈妈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的相处方式时，才来看看我们。对无法理解、无法应付的问题有些人便置之不理。而后来，我发现父亲那时是听从了几个医生的建议。医生们告诉父亲我是行为上有问题，需要多加管教。我想他后来一直后悔当初自己那

样对我。悲哀的是，除此之外当时的他完全束手无策。

我的问题在这个阶段还只是刚刚崭露头角，问题真正出现则是在四年级前的暑期夏令营里。每年杰夫和我都要去萨布拉营地度过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我很开心，因为我可以跑啊，跳啊，游泳啊，来消耗我过剩的精力而又不会被训斥。我喜欢他们组织的体育活动，喜欢我们伙伴之间那种惺惺相惜，喜欢那些辅导员，总之，那里的一切我都喜欢。但是那一年，我添了个奇怪的新毛病，整天每隔几秒钟就会清一清喉咙，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我对自己这个动作根本就没有意识。

这个毛病一下就被营地的伙伴们注意到了。但是，由于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妥瑞氏综合征，包括我家里人和我都从没听说过，于是没人对我这个小毛病采取任何措施。小孩子们都觉得我这个毛病滑稽可笑。即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经常清喉咙的小动作变成了喉咙深处几乎不间断的研磨声时，他们仍然只觉得可笑。

闭营仪式上，我的辅导员即兴发挥给我颁了个“呱呱奖”，“奖励”我在整个夏令营期间一直发出滑稽的声音，逗得每个人都非常开心。而无论是这拐着弯嘲讽我的“奖励”还是在纸上手画的“获奖证书”，都没能搞

坏我的心情。那时候，我的声语型抽动还只是清清喉咙，并伴有一系列古怪的呼噜和咕哝。基本上大家都觉得我就是个哗众取宠的活宝，故意发出一些滑稽搞笑的搞怪声音，而我也乐得让他们这么认为。

但在内心里，我反常的行为也令我自己相当伤心费解，我只好尽最大努力根本不去理它。因此，尽管那个“呱呱奖”背后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嘲讽和捉弄，但是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走上前去领奖时，没觉得任何尴尬和难为情。事实上，我像所有的班级小丑一样，耍宝时有人捧场助阵，我便笑得很灿烂。得了“呱呱奖”，还被大家热切地关注，我一度曾觉得或许这些毛病只是暂时的，或许我可以假装就是个蹩脚的丑角。没错，这么个角色肯定会使权威人士觉得相当恼火，但是当个蹩脚的丑角在外面是行得通的。人们也许觉得你烦人，但是不会觉得有必要盯着你。而且，他们眼中看到的我不是个怪物，而是我可以扮演的身份。这也就是说，过不了一小会儿我就可以甩掉它。

我什么毛病都没有啊，伙计们，我不过是个搞笑的爱出怪声的人好不好？那之后的几年，有人问过我，“呱呱奖”背后的荒诞和讽刺到底有没有使我难过和难堪。

事实上那时候，我心中已经隐隐察觉到一种我还不太理解的智慧，在这种智慧的指引下，我不去理睬任何挖苦，而是从中去领悟积极的一面。

这份睿智（或者说是幸运）并不能归功于我，但是从那以后我的确悟出了这其中的道理。无论在自己还是别人的生活中，我都看到过，有人遭到蔑视便感到愤怒和受伤，却不知道他们其实可以换一种方法面对人生。要明白地告诉自己，即使对于那些看似伤人的言辞和做法，也要从积极的角度接受和对待。

尽管并非次次灵验，但我自己的生活 and 事业却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这样做常常是行得通的。当我们决定积极地接受和对待别人的看法时，事情便往往向着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

夏天过后，该死的新学年开始了。我被没完没了地要求保持安静，而学校对我这种搞笑耍贫嘴的孩子则是不大能够容忍的。他们说我是“一刻不停地出怪声捣乱，试图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当时一位老师的原话就是这样说的。

我说过我有多讨厌上学么？我当时不是一个好学生，注意力持续时间短，而且保持不了多久的安静，老

师们总是不停地批评我。而且，就像《童年无悔》那本书里写的一样，学校里，大家会合伙来欺负那个看起来不合群的孩子。他们一有空就找我的茬儿、打我，然后又对我不理不睬。那时候，哪怕谁抛给我一个简单善意的微笑，我都会感怀良久。

这还仅仅是我发病的初期。疾病像是一位不速之客，先前虽然闯了进来，却还只是晕晕乎乎地待在地下室里，但现在他醒过来了，要开始作怪了。很快，一切都将变得更加糟糕。

在病症初现的同时，我们还搬了家而且我也转到了格林·特尔斯小学。尽管这里离我们之前的住所只有 8 英里，但这仍然意味着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新的环境里我要和新的同学、新的老师相处，而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搬家和转学两件事让我压力重重。

在咳嗽清喉咙的同时我又添了个新毛病，坐车的时候不停地用膝盖去敲打车门。当然这种行为让所有人几乎崩溃。这当然不怪他们；而且，当我辩解说“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时，大家俨然都不明白我这么说到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控制不了自己”成为一个讨厌鬼么？

用膝盖敲打车门这个毛病让我父亲极其恼火，气得

他最后大发雷霆，甩给我一巴掌让我安静。挨了打我很吃惊，又很怕会再挨打，于是这时我可以稍微安静一小会儿。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从来消停不了多久。尽管我知道会挨揍，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会重蹈覆辙。要知道，我这种病的症状包括“不受控制的”神经性行为举止。要求一个我这样的患者停止他的一项行为，就好像强迫过敏症患者不打喷嚏一样，是不可能的。

扮演小丑似乎越来越行不通了。这时候已经没有人再笑得出来了，特别是我的第三种症状又出现了，那就是发出吠叫声和刺耳的“呜呜”叫声。诸位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坐在教室里时，你的邻座每分钟都会大声怪叫好几次，“啦……啦……啦”，或者“……哇”，时不时还掺杂着“呜”，再加上一系列的面部痉挛，你会是什么感受！你这个邻座就是我。那时候我的叫声比现在要响亮得多，所以上学那些年，我恐怕一直是在大喊大叫的。

这种吠叫声确实是抽搐性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叫声就会发作。在我看来，好像我是前一天不出怪声，隔一天就会出。就像我清喉咙的毛病一样，我的吠叫声是自动的，不经过大脑思考的。在家里还好，而在外面，我的叫声则经常引人侧目。在公共场所，人们遇

见一个大声叫嚷的小孩时，心情也是很难愉悦的。有几次我在错误的场合大喊大叫之后，我意识到这种叫声实在不能再被当成是在成心搞笑出怪声。

除此之外，我常常像个疯子似的狂奔乱跑，于是母亲带我去看了医生。医生给我开了右苯丙胺，治疗注意力缺失症以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常用药。虽然我从来没被确诊为这两种疾病，但这种右苯丙胺类的刺激剂确实对我的多动症有所缓解。在后来的几年里，随着我的表现每况愈下，我所服用的剂量也逐渐明显增加。那时候我母亲和医生都认为针对我的多动症他们确实对症下药。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并非如此。

我和杰夫超乎寻常的调皮捣蛋是我们搬家和转学的原因之一。因为母亲觉得我们都需要一个崭新的开始，于是便领着我们搬到了另一个住宅区，那里也有一些犹太家庭^①，离一个活跃的犹太社区中心的距离也还算近。我弟弟杰夫非常喜欢我们的新家、新学校和新朋友。尽管年纪比我小一岁半，但从早年开始，杰夫和我在社交能力的差别就意味着我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①作者为犹太裔，来自犹太家庭。——译者注